

# 留几个枇杷给鸟吃

□盐城 陈卫中

楼下围墙旁,长着一棵枇杷树。这棵枇杷树不是根植于大地,而是生长在一只废旧浴缸的泥土里。

今年,枇杷第一次结了果。从青青到金黄,在日复一日的期盼中,与春天一起成熟。

十年前,家里重新装潢,拆掉了浴缸,建起了淋浴房。伴我近二十年的浴缸,被弃放在楼下围墙旁。妻子弄来了一些泥土填满,不足一平方米的浴缸“土地”成为我们家围墙“农业园区”的一个部分。

在这片园区里,我们种过青菜、茼蒿、生菜、香菜,收获过为数不多但有机鲜活的蔬菜,也收获了很多很多浇水松土的快乐。六年前,妻子的同事去海南旅游,带给她几颗白玉枇杷。枇杷口味特别好,比本地市场上的要甜很多,也很面,刚吃出些兴奋劲来,可是已经“口袋底朝上”精光了。

为了留住这美好的记忆,妻子取几粒核子,埋到了浴缸泥土里。埋好后,这事也就过去了,谁也没

放在心上。第二年春天,浴缸里竟长出了一棵小苗苗,就只有孤零零的一棵。开始,我们不认识是什么苗,待其长大一点后,用手机中的“形色”App扫了一下,才知道它是一棵枇杷苗。从此,这一棵小枇杷苗成为我们的牵挂,怕干、怕涝、怕虫、怕风、怕小朋友毁坏。一天、一月、一年,小苗苗长大了,长高了,长粗了。我们的期望,也一直陪伴着它的成长。

那年,我女儿刚上大学,现在研究生都快毕业了。一转眼,六年过去了。我们期望它长大,也期望它开花结果。就像期望女儿毕业、工作、成家。去年冬天,看到枇杷树的三根枝头上开了花,妻子高兴得要命。她立即打电话告诉在外地出差的我:“明年我们要吃枇杷吃啦。”

冬去春来,春去夏至。在一天一天的期望中,花谢了,结果了。小枇杷慢慢长大,小枇杷由青转黄,小枇杷都有鹌鹑蛋般大小。昨天中午,妻子说枇杷该成熟了,我

们采摘吧。

带着满满的收获的喜悦,我们带着凳子从楼上下来,来到枇杷树下。我站上凳子,终于最近距离看清了枇杷,伸手可摘,但又不忍心去摘。突然,我发现为数不多的枇杷果竟有一半已经被鸟儿“先下口为强”。我告诉妻子,妻子的高兴劲一下跌去了大半。

我把六颗个头较大的、体态完整的枇杷摘了下来,其余被鸟啄过的和个头较小的,仍留在树上。两个人分享了已经等待六年的六颗枇杷果,虽然实在没有过瘾,但心里仍感觉到美美的。虽然今年果实不多,但明年、后年一定会多起来。

我对妻子说:“树上的那几个枇杷就留给鸟儿吧,发展的成果大家共享,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它们吃了也一定是美美的,也一定会从心里感谢我们。”妻子也会心地笑了。

期待着一树枇杷一树黄,一树枇杷一院香。我们也定会留下更多的枇杷,给鸟儿们吃。

# 我的上海是虹口

□苏州 庞立群

那天傍晚下雨,车子开得慢,路过虹口区海伦路,我一眼瞥见了周边民居旁的一块木雕直匾,上书“沈尹默故居”。过了几天,我又抽空前去参观了他的故居。沈尹默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,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,晚年一直居于虹口直至离世。故居建筑面积不大,展示着沈先生与李达、鲁迅、郭沫若等人的交往活动照片以及生前使用过的文房四宝、书法精品等,颇有看点。

客居虹口生活工作数年,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足底的这片土地。虹口素有“海派文化发源地、先进文化策源地”的美誉,鲁迅、茅盾、聂耳、丁玲等众多文化名人都曾在虹口生活工作过,名人故居不胜枚举。办公楼所在的四川北路可以说是虹口区的主干道,如果把它视作一棵大树的主干,那么山阴路、长春路、多伦路则是大树的枝丫,散布着众多的历史名人故居和革命史迹,俨然一幅海派文化画卷,中

共四大纪念馆、下海庙、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白马咖啡馆等历史遗存无一不是可圈可点之地,值得驻足。

工作之余,我习惯于用脚步来丈量,触摸虹口的古韵与新辉,感受其独特的魅力。昆山路、溧阳路、武进路,虹口这些以江苏地名命名的马路,总能给我这个异乡人带来丝丝缕缕的亲切感。某个华灯初上的夜晚,我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顶层远眺,黄浦江在此转弯,也在这里与苏州河交汇,实属观赏浦江夜色的佳绝地。放眼望去,两岸高楼林立,灯火璀璨,都市气息极其浓郁。我也曾多次在老而弥新的石库门,逼仄幽深的弄弄逗留,张爱玲描写的那些沪上弄堂故事便会浮于脑海,似乎市井深处依然掩藏着许多惊喜与秘密。

夜深忽梦虹口事。近期我在苏州居家办公,时常忆及在虹口生活工作的点滴。阿滨少时随家人由广

东来沪,在虹口区的昆明路一带生活与学习,参加工作后又在虹口区工作,可以说是个“虹口通”。前些年,阿滨因工作需要离开上海去了外地。许是因为爱他和爱他的人都在这里,尽管近年来虹口城市更新的力度很大,阿滨依然关心这里的变迁,甚至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我,在虹口哪里能买到好吃的葱油饼。

如果以四年制本科的学时来衡量,我应该已在虹口“毕业”了,但我以为,我仍然只是“在读本科”。林语堂先生在《大城北京》里写过:“……所有古老的大城市都像宽厚的老祖母,向孩子们展出一个让人难以探索净尽的大世界,孩子们只是高高兴兴地在她们慈爱的怀抱里成长……”毋庸置疑,从城市发展史来说,上海远未到老祖母的年纪,但在我看来,博大精深的上海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探究的大世界,我生活工作的虹口亦如此。

# 别高估自己

□广东深圳 涂启智

单位组织集体郊游,要求大家无特殊情况都要参加。

单位小,三十多号同事,除了十多个靓仔靓妹,剩下就是我们这些中老年大叔。出发前,我精心挑选了行头——花格子棉襖衬衣,宝蓝色休闲裤,深灰色运动鞋。那天,我精神抖擞,容光焕发,与同事谈笑风生。

我和茂哥、潇哥、宇飞等哥们儿几个,几乎形影不离,始终走在一起。野外放飞身心,感觉倍儿爽。当晚,我兴奋得经久难以入眠。第二天,在食堂吃早餐,我问潇哥记得我昨天穿着吗,潇哥平静道:“没记住!”又眼巴巴望茂哥,茂哥低头喝豆浆:“忘了!”再看宇飞,宇飞顾左右而言他。

同乡会大刘组织老乡聚会,邀我参加。我知道,老乡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生意人,而我只是孤陋寡闻的书呆子,我极力推脱。

电话那头,大刘热情洋溢:“我们都是‘大老粗’,你这个大作家来了,定是满室生辉。再说,多跟经商的老乡来往走动,会为涂哥你的创作提供鲜活素材……”我这个人软,经不住“戴高帽”,就勉强答应。

老乡们如期相聚。在大刘介绍下,我和他们握手寒暄,然后坐下来喝茶聊天。我向来不善言辞,就边喝茶边听老乡们“侃大山”。他们谈话主题除了生意还是生意,间或有人聊起打麻将或扑克牌……做生意我一窍不通,又从来不打麻将,“斗地主”荒废多年。原本以为,我到场会有众星捧月之势,谁知却是落落寡欢。

老乡们几乎个个海量,我喝酒“蚂蚱量”,三杯下肚,已是“脸红脖子粗”。酒桌上,除了“荤段子”,还是生意经。我始终插不上话,遂自觉早早起身道别。夜风一吹,头

脑清醒许多——文学只是小众爱好,知音难觅,何必强求做生意的老乡?况且,我只是发表一些四时

应景小文,何用自视清高?小静跟同事相约去歌厅唱K,临到快结束时突然内急,就匆匆奔赴走廊尽头的洗手间。等返回KTV,同事们已全部消散。小静心中像房间一样空荡荡,涌起一阵愧疚感——一起出去玩,竟然没跟大家道个别。终于熬过漫漫长夜,她早早去单位,同事们陆续走进办公室,她几次张嘴要解释昨晚“不辞而别”,却发现大家均若无其事,一如既往点头打招呼后,就各忙各的事情。

芸芸众生中,我们都是凡夫俗子,我们在他人心目中的分量,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重。任何时候都不要高估自己,这样就能少些孤芳自赏,多点自省自知;少些拘谨纠结,多点从容坦然。

# 广场有声有色

□四川绵阳 汤飞

一座城市,通常既有商品琳琅满目的时尚购物广场,也有供市民游乐的休闲广场。好像人民公园、建设街、解放街等地名常见同款,假如在其他地方遇见了同名的广场,亦无需惊讶。一样的名号,别样的景致。

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低配版的公园,同样有扶风的垂柳,繁而不艳的花儿,供人闲坐的茶铺。虽然缺少荡漾碧波的池塘或成群结队的锦鲤,却有更为宽阔的空地与运动场。

所以它是本地人流量较为集中的场所之一。除了举办招聘会、文艺活动之外,更是大伙儿享受生活的好去处。倘若天气不犯糊涂,从早到晚皆是一派热闹的景象。

清晨,乘坐公交经过河堤路,隔窗可见场地上泾渭分明地划分出几大“板块”:这边是跳交际舞的,那边是跳广场舞舞的,旁边是鞭陀螺的,另有舞剑或独自锻炼者。各有各的节奏,各有各的风采,互不干扰,自然陶醉、自我欣赏、自得其乐。车辆转过南区,那儿有人

打羽毛球,球在半空中轻盈地飞出一道美妙的弧线,挥拍来回之间,全身筋骨舒展。从这儿下了阶梯往右行,树杈上挂着精致的鸟笼,鸟儿们跃上跳下,欢快地唱歌儿,彼此曲调风格不同,听不出开头,辨不出结尾,不知会不会被带跑偏。

显而易见,这片广场“有声有色”。声,也许是“夕阳红”乐队的合唱或独唱,也许是足球场里战术协作的叫喊声,和让人热血沸腾的传球声,又也许是网球、门球竞技的呼喝,是树下对弈、玩纸牌的高谈阔论,是散步闲聊。

广场的主色调是绿色,然而蜡梅、海棠、樱花、紫荆恰到好处、合乎时宜地点缀其间,连同限时限量版的银杏黄,成为游客拍照的天然背景。此外,飞升在天空的鲜艳风筝,游人身穿的各色衣服,可谓涂抹于广场画布的鲜活“颜料”,任由眼睛剪辑成一幅幅画。

声色兼备的广场,只要一如既往地人来人往,便是都市宜居的有力佐证。尽管未必需要证明给谁看,但它有了人气,城市就有了底气。

# 那抹茉莉香

□上海 钟正和

记得当年的宿舍楼下,有同事种了一株茉莉。某日,不知主人出于何种考虑,竟将花浑盆倒出,歪在花坛里,只待天灭绝之。

然令人惊喜的是,尽管疏于照料,那棵茉莉却依然青翠繁茂。不仅如此,未知何时,枝头竟悄悄冒出了十几粒珍珠似的花骨朵,在小手似围拢的绿叶中垂首含苞。也正是从那一刻起,我真正关注起了这可爱而坚韧的生命。

初孕的花苞,只米粒大小。然没几天,便有穿着芭蕾舞裙般的小花,闲闲淡淡地自油光水亮枝叶端绽出了笑脸。清晨散步时,习习风里扑来淡淡的雅、清清的香,氤氲于溽热空气里,人瞬间便轻快了许多。

生恐脚步太重,惊扰到它们美丽的梦境,我轻轻走近,用朝圣者的心屏息凝视。但见瘦弱枝干间,那朵朵玲珑剔透的小花,莹薄花瓣层叠舒展,毫不矫揉造作地勾勒出润如玉、白如绢、轻若纱的身姿,清纯莹澈地散落于满目的绿中。宛若一个个亭亭玉立碧水间的白衣仙子,素洁晶莹,纯洁无瑕。

若说早晨的素白茉莉花醒了人的视线,那夜幕中的它们,则步入生命中至为温柔的一刻。“翠叶光如沃,冰葩淡不妆”,茉莉花的步履与黑夜一致。默默地依着庭院一隅的它们,总是在夜色中漫开清芬的节拍。

当时的暑日,只要不刮风下雨,每到夕阳西下的傍晚,楼上楼下的同事在用凉水泼过院子后,便围坐在花坛旁乘凉聊天。

沁凉似水的夏夜,于枝头倾情盛开的茉莉花,沐明月清风,啜天地甘露。因了月色的亲吻,那纤柔莹白的花朵,更不吝娇羞的似雪无瑕,静静地散发着清灵恬谧的美丽。有微风拂过,沁人心脾的芬芳随即扑鼻而来,且缭绕四周,久久不散,撩人心境。

馥郁芳菲的氛围,令人贪婪地呼吸再呼吸。让一阵阵淡雅的清香,娴静地沁入全身细胞,涤荡了缠绵悱恻的心田。亦使得当时的我,每日必要浸染了一身的茉莉香,才怀着满心舒畅和惬意,上楼睡觉。

自从搬离宿舍后,再没有夜夜与茉莉花相伴的机会。但它们的素洁与美好,始终继续着不染尘埃的流年。后来,终于从花鸟市场相中一盆茉莉,遂欣然将之请到家中露台上。平日里,为之松松土、施施肥、浇浇水,逐渐成了居家必修的功课。

那茉莉好似也懂了我,竟长得枝蔓繁盛,叶片油亮,每年还能回馈我好几茬期待的香花。瞧着葱茏叶间花开灼灼,就像看到久违的朋友。一时间,岁月的静好,缅想的光阴,共在这漫溯的香韵里,流淌出一曲清浅吟唱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8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